

甌

北

詩

話

甌北詩話小引

少日閱唐宋以來諸家詩不終卷而已之才思湧出遂不能息心凝慮究極本領不過如世之選家畧得大概而已晚年無事取諸家全集再三展玩始知其真才分真境地覺向之所見猶僅十之二三也因竊自愧悔使數十年前早從此尋繹得識各家獨至之處與之相上下其才高者可以擴吾之才其功深者可以進吾之功必將挫籠參會自成一家惜乎老知耄及精力已衰不復能與古人爭勝然猶幸老而從事於此雖不能力追而尚能見到差勝於終身不窺堂奧者因念世之有才者何限度亦如余之輕心掉過必待晚而始知則何如

以余晚年所見使諸才人早見及之可以省數十年之  
孰視無睹是於余雖不能有所進而於諸才人實大有  
所益也爰就鄙見所及畧爲標舉以公諸同好焉

嘉慶七年五月甌北老人趙翼識

甌北詩話目錄

卷一 李青蓮詩

卷二 杜少陵詩

卷三 韓昌黎詩

卷四 白香山詩

卷五 蘇東坡詩

卷六 陸放翁詩

卷七 放翁年譜

卷八 元遺山詩 高青邱詩

卷九 吳梅村詩

卷十 查初白詩

甌北詩話卷一

陽湖 趙翼 雲松

李青蓮詩

李青蓮自是仙靈降生司馬子微一見卽謂其有仙風  
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賀知章一見亦卽呼爲謫仙  
人放還山後陳留採訪使李彥允爲請於北海高天師  
授道錄其神采必有迥異乎常人者詩之不可及處在  
乎神識超邁飄然而來忽然而去不屑屑於雕章琢句  
亦不勞勞於鏤心刻骨自有天馬行空不可羈勒之勢  
若論其沉刻則不如杜雄鷲亦不如韓然以杜韓與之  
比較一則用力而不免痕迹一則不用力而觸手生春

此仙與人之別也

青蓮一生本領卽在五十九首古風之第一首開口便說大雅不作騷人斯起然詞多哀怨已非正聲至揚馬益流宕建安以後更綺麗不足爲法迨有唐文運肇興而已適當其時將以刪述繼獲麟之後是其眼光所注早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直欲於千載後上接風雅蓋自信其才分之高邁向之正足以起八代之衰而以身任之非徒大言欺人也

青蓮集中古詩多律詩少五律尚有七十餘首七律只十首而已蓋才氣豪邁全以神運自不屑束縛於格律對偶與雕繪者爭長然有對偶處仍自工麗且工麗中

別有一種英爽之氣溢出行墨之外如洗兵條支海上  
波放馬天山雪中草戰歟天兵照雪下玉關虜箭如沙射  
金甲胡邊月隨弓影胡霜拂劍花塞笛奏龍吟水簫鳴  
鳳下空常何嘗不研鍊何嘗不精采耶惟七律究未完  
善內有送賀監歸四明及題崔明府丹竈二首尚整練  
合格其他殊不足觀且有六句爲一首者蓋開元天寶  
之間七律尚未盛行至德以後賈至等早朝大明宮諸  
作互相琢磨始覺盡善而青蓮久已出都故所作不多  
也

詩家好作奇句警語必千錘百鍊而後能成如李長吉  
石破天驚逗秋雨雖險而無意義祇覺無理取鬧至少

陵之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昌黎之巨刃  
磨天揚乾坤擺礪礪等句實足驚心動魄然全力搏克  
之狀人皆見之青蓮則不然如撫頂弄盤古推車轉天  
輪女媧戲黃土團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間濛濛如沙塵  
雲舉手弄清淺誤攀織女機樂山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  
高於瓦官閣江皆奇警極矣而以揮灑出之全不見其  
錘鍊之迹其他刻露處如長風入短袂兩手如懷冰新  
客土植危根逢春猶不死樹蟪蛄啼青松安見此樹老  
擬羅幃舒卷似有人間明月直入無心可猜獨莫捲龍  
鬚席從他生網絲且畱琥珀枕或有夢來時皆皆人斬  
百思不到而入青蓮手一若未經構想者後人從此等



處悟入可得其真矣

青蓮工於樂府蓋其才思橫溢無所發抒輒借此以逞筆力故集中多至一百十五首有借舊題以寫已懷述時事者如將進酒之與岑夫子丹邱生共飲門有車馬行有云嘆我萬里遊飄飄三十春空談帝王畧紫綬不掛身梁甫吟專咏呂尚酈生以見士未遇時爲人所輕及成功而後見天馬歌以馬喻已之未遇冀人薦達此借舊題以自寫已懷者也猛虎行全敘安祿山之亂有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馬翻銜洛陽草等句此借舊題以寫時事者也其他則皆題中應有之義而別出機杼以肆其才乃說詩者必曲爲附會謂某詩以某事而作某

詩以某人而作詩人遇題觸景卽有吟咏豈必皆有所爲耶無所爲則竟不作一字耶卽如蜀道難本亦樂府舊題而黃山谷誤信舊註以爲刺章仇兼瓊之有異志宋子京又據范攄雲溪友議以爲嚴武帥蜀不禮於故相房琯并嘗欲殺杜甫故此詩爲房杜危之不知章仇在蜀正當天寶之初中外晏安臣僚貼服豈有所顧慮青蓮荅杜秀才有云聞君往年遊錦城章仇尚書倒屣迎則章仇并能下士者更無從致訛至嚴武先後鎮蜀在肅代兩朝而青蓮天寶初入都卽以此詩受賀知章之賞識其事在嚴武帥蜀前且二十年其爲附會更不待辨又如胡無一首中有太白入月澈可摧之句適

與祿山被殺之懺相符說者又謂此詩預決祿山之死不知太白入月本天官家占驗之法豈專指祿山且此篇上文但言戎騎窺邊漢兵殺敵之事初不涉漁陽一語也卽此二首觀之可破穿鑿之論矣

李陽冰序謂唐初詩體尚有梁陳宮掖之風至青蓮而大變掃盡無餘然細觀之宮掖之風究未掃盡也蓋古樂府本多托於閨情女思青蓮深於樂府故亦多征夫怨婦惜別傷離之作然皆含蓄有古意如黃葛篇之蒼梧大火流暑服莫輕擲此物雖過時是妾手中跡勞勞亭之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春思之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幃皆醞藉吞吐言短意長直接國風之遺少陵

已無此風味矣

古詩五十九首非一時之作年代先後亦無倫次蓋後人取其無題者彙爲一卷耳如第十四首述用兵開邊之事訊明皇黠武則天寶初年事也第十九首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則安祿山陷東都時也二十四首鋪張鬪雞之賈昌則開元中事也三十四首渡瀘及五月將赴雲南征則鮮于仲通用兵雲南時事也三十七首而我竟何辜遠身金殿旁則自供奉翰林後放還山時作也長洲許元祿指第十四首卽以爲征雲南而并欲改詩中三十六萬人爲二十六萬謂雲南之師實二十萬人也不知此篇開首卽云胡關饒風沙又有天驕毒

威武等句皆指塞外戎虜何嘗有一字涉南蠻耶

青蓮少好學仙故登真度世之志十詩而九蓋出於性之所嗜非矯托也然又慕功名所企羨者魯仲連侯嬴酈食其張良韓信東方朔等總欲有所建立垂名於世然後拂衣還山學仙以求長生如贈裴仲堪云明主倘見收烟霄路非遐時命若不會歸應鍊丹砂從駕溫泉贈楊山人云待吾盡節報明主然後相攜臥白雲贈衛尉張卿云功成拂衣去搖曳滄洲旁贈韋秘書云終與安社稷功成去五湖別從甥高五云成功解相訪溪水桃花流登謝安墩云功成拂衣去歸入武陵源其視成仙得道若可操券致者蓋其性靈中所自有也

青蓮詩文最多自李陽冰作序時已謂當時著述十喪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云故集中轉有賸作爲後人攙入者黃山谷云長干行二首妾髮初覆額太白自作也憶妾深閨裏李益尚書作也太白如富貴人終不作寒乞語他人則白露小家氣象耳又集中去婦詞一首實卽顧况棄婦詞後人增數句而編入李集者然此猶皆唐人所作故置之李集中亦不甚相違又有五代時人所作而亦混收入者東坡云唐末五代文章衰陋詩有貫休書有亞棲村俗之氣大抵相似近日曾子固編太白集有贈僧懷素草書歌及笑矣乎悲來乎數首皆貫休以下詩格必非太白所作不知曾公何以信爲

真作也是東坡已別之甚嚴今按廣作尚不止此少年  
行末幅云男兒百年且樂命何須狗書受貧病男兒百  
年且榮身何須狗節甘風塵衣冠半是征戍士窮儒浪  
作林泉民遮莫枝根長百丈不如當代多還往遮莫姻  
親連帝城不如當身自簪纓試以青蓮他詩讀之有此  
村氣耶

東坡讀太白姑熟上咏大笑曰應物敗矣  
豈有李白作此語者見陸放翁入蜀記

青蓮自翰林被放還山固不能無怨望然其詩尚不甚  
露懟憾之意如贈蔡舍人雄云遭逢聖明主敢進興亡  
言白璧竟何辜青蠅遂成冤贈崔司戶云布衣侍丹墀  
密勿草絲綸才微惠渥重譏巧生緇磷答王十二寒夜  
獨酌云一談一笑失顏色蒼蠅貝錦喧謗聲贈宋少府

云早懷經濟策特受龍顏顧白玉棲青蠅君臣忽行路  
皆不過謂無罪被謫而出耳獨雪讒詩有云彼人之猖  
狂不如鵲之疆疆則指讒者也彼婦人之淫昏不如鵲  
之奔奔則指楊妃也其下并以妲己褒姒爲比甚至以  
呂后之私審食其秦后之嬖嫪毐喻楊妃之淫穢則更  
指斥醜行毫無顧忌青蓮胸懷浩落不屑屑於恩怨何  
至誹謗如此恐亦非其真筆也

青蓮避安祿山之亂南奔江左後爲永王璘招入幕中  
坐累得罪之事就其詩核之亦有可得其次第者扶風  
豪士歌云洛陽三月飛胡沙白骨相撐如亂麻我亦東  
奔向吳國來醉扶風豪士家按天寶十四載十一月祿



山反十二月陷洛陽其日三月則十五載之春自洛南  
奔也猛虎行竄身南國避胡塵之下卽云昨日方爲宣  
城客是南奔先至宣城也又有亂後將避地剡中贈崔  
宣城詩則至宣城後本欲入剡然贈王判官云大盜割  
鴻溝如風掃秋葉吾非濟代人且隱屏風叟則入剡未  
果卽往廬山也後有贈江夏太守詩自敘被永王璘招  
致入幕之事云半夜水軍來迫脅上樓船是璘至尋陽  
始招致之而舊唐書謂白謁見璘於宣城者非也青蓮  
本學縱橫術以功名自許其從璘正欲藉以立功故所  
作永王東巡歌第二首卽云但用東山謝安石爲君談  
笑靜胡沙已隱然以謝安自許是時璘未有異志及見

所至富饒始有窺江左意然猶未敢顯言青蓮固未知  
之故第五首云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賢王遠道來方  
美其能勤王末章云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  
邊猶望其成功入京奏凱也卽所云雲夢開朱邸金陵  
作小山小山朱邸亦是藩王之事且在水軍宴與幕府  
諸公詩云願與四座公靜談金匱篇所冀旄頭滅功成  
迫魯連亦正以討賊爲志也然則謂青蓮有從亂之意  
固不待辨也獨是璘初未顯言及採訪使李希言平牒  
璘乃借端發怒使渾惟明襲希言李廣琛趨廣陵則已  
顯然爲逆詩中有王出三山按五湖之句是已隨璘自  
金陵東下豈猶不知其悖逆直至璘敗丹陽始奔逃耶

蓋已入璘軍中前後左右莫非璘兵遂不能自脫必至  
敗亂時始可得間逃出耳然其南奔詩云主將動譏疑  
王師忽離畔賓御如浮雲從風各消散似反謂李廣琛  
等之反正歸國者爲離畔其愚亦甚矣且其自洛陽南  
奔詩有云張良未遇韓信貧劉項存亡在兩臣暫到下  
邳受兵略來投漂母作主人又云蕭曹曾作沛中吏樊  
龍附鳳會有時是直欲因亂而圖風雲際會且永王東  
巡歌內有云我王戰艦輕秦漢卻似文皇欲渡遼則竟  
以太宗比璘其語言亦太不檢矣宜其身陷重罪雖以  
崔渙宋若思之辨雪終不免夜郎之行也

青蓮胸懷灑落雖經竄徙亦不甚哀痛惟上崔渙百憂

章有星離一門草擲二孩之語最爲慘切蓋在獄中作也及流夜郎途次別無悲悴語至江夏陪薛明府宴興德寺已有詩紀遊又遇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杜某漢陽宰王某觴之於南湖張謂請名此湖青蓮卽名之曰郎官湖西塞驛寄裴隱云空將澤畔吟寄爾江南管贈辛判官云我愁遠謫夜郎去何日金雞放赦回贈劉都使云而我謝明主銜哀投夜郎歸家酒債多門客粲成行所求竟無緒裘馬欲摧藏則被謫後賓客尚多而欲其資助以償酒債贈常侍御云登朝若有言一訪南遷賈贈易秀才云蹉跎君自惜竄逐我因誰感激平生意勞歌寄此辭皆無佗條無聊之感至永華寺寄尋陽羣

官云天命有所懸安得苦愁思別賈舍人云何必兒女  
仁相看淚成行則更能自排遣矣及半道赦歸卽有我  
且爲君槌碎黃鶴樓君亦爲我倒翻鸚鵡洲之句又漢  
陽病酒寄王明府云去歲左遷夜郎道今年赦放巫山  
陽其下卽云願掃鸚鵡洲與君醉千場莫惜連船沽美  
酒千金一擲買羣芳其豪氣依然如故也

青蓮救郭子儀及坐永王璘事得子儀救解此見樂史  
序中謂白有知鑒客并州時識汾陽王郭子儀於行伍  
爲脫其刑責而獎重之及白坐永王璘事子儀請以己  
官爵贖其罪上許之而免詠云新唐書本傳亦載之然  
青蓮集中無一字與子儀往來者當其繫獄時以詩上

崔渙宋若思求雪如果有德於子儀豈無一字乞援卽或道遠不相及而子儀救釋之後何又無一字述其恩記其事則此事之有無未可信也集中有贈郭將軍一首云將軍少年出武威入掌銀臺護紫微此又非子儀履歷當另是一人

贈張相鎬詩云臥病宿松山蒼茫空四鄰聞君自天來目張氣益振按張鎬以宰相兼河南節度使出師河南在至德二載之秋而永王璘之敗在是年之春璘敗青蓮卽亡奔宿松被繫尋陽獄安得以詩贈鎬豈亡奔宿松時尚未被繫聞鎬將至以詩干之耶

青蓮雖有志出世而功名之念至老不衰集中有畱別

金陵諸公詩題云聞李太尉大舉秦兵百萬出征懦夫  
請纓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還按李光弼爲太尉在上  
元元年統八道行營鎮臨淮青蓮於乾元二年赦歸是  
時已在金陵矣一聞光弼出師又欲赴其軍自効何其  
壯心不已耶或欲自雪其從璘之累耶

贈泗州僧伽歌云真僧法號號僧伽有時與我論三車  
末云嗟予落魄江淮久罕遇真僧說空有按傳燈錄僧  
伽大師唐高宗時在泗州建普光王寺中宗景龍二年  
遣使迎至京師命住大薦福寺三年三月三日示寂敕  
命就薦福寺漆身起塏忽臭氣滿城帝默許送還泗州  
卽異香騰馥是僧伽示寂在景龍三年也而薛仲邕所

編青蓮年譜青蓮生於武后聖歷二年則景龍三年僅十一歲豈能卽與僧伽論三車且云落魄江淮已久則必非十餘歲時也傳燈錄所記年歲或當有悞年譜據曾鞏序謂青蓮年六十四而李陽冰誌青蓮之死在寶應元年由寶應元年逆溯六十四年當是聖歷二年所生然青蓮代宋若思薦已表云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七爲永王璘脅行道中奔亡臣及崔渙推覆實爲無辜按永王璘之敗在至德二載青蓮奔亡繫尋陽獄宣慰大使崔渙及中丞宋若思驗出之若思之薦之卽在此時也是年年五十七則寶應元年之卒實只六十一歲恐年譜亦悞豈薦表少填三年如宋時之有實年官



年耶

放翁又謂僧伽歌太白舊集本無之乃宋次道再編時貪多務得之過也

青蓮妻許氏見曾鞏序謂白自蜀至楚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圜師之家以女妻白因畱雲夢三年青蓮上安州裴長史亦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女孫便憩息於此至移三霜是青蓮娶許氏之明証也乃集中有流夜郎至烏江別宗十六璟一首云我非東牀人令姊忝齊眉適遭雲羅解翻謫夜郎悲拙妻莫邪劍及比二龍隨慚君湍波苦千里遠從之似青蓮竄時宗氏妻與之偕行而氏弟璟送之者則又有一宗氏妻矣然此詩上文云君家全盛日台鼎何陸離又似故相之後此不可解也豈刻本悞許爲宗耶或許氏妻

先亾繼娶宗氏耶按青蓮先有送內尋廬山女道士李  
騰空詩及在尋陽獄又有寄內詩云多君同蔡琰流淚  
請曹公流夜郎後又有寄內詩云北雁春歸看欲盡南  
來不得豫章書則其妻又畱居豫章而未嘗從行然則  
宗十六之姊如雙劍之相隨者又何人也集中有畱別  
西河劉少府詩云余亦如流萍隨波樂休明自有兩少  
妾雙騎駿馬行此是客并州時作與此無涉

青蓮少時曾爲無賴子所困得陸調救解集中有贈調  
詩云我昔鬪雞徒連延五陵豪邀遮相組織呵嚇來煎  
熬君聞萬人叢鞍馬皆辟易告急清憲臺脫余北門厄  
此亦其逸事也

杜少陵曾官拾遺青蓮亦曾有此官劉全白撰墓碣云  
代宗登極廣拔幽滯君亦拜拾遺聞命之後君卽逝矣  
新唐書亦載之旣聞命而卒則及身曾受此官是青蓮  
亦可稱李拾遺也

按李杜同時據年譜及諸傳序青蓮卒於寶應元年  
六十四少陵卒於大歷五年年五十九是杜小乎李十

三歲其卒也亦  
後于李八年

甌北詩話卷二

陽湖 趙翼 雲松

杜少陵詩

杜少陵一生窮愁以詩度日其所作必不止今所傳古體三百九十首近體一千六首而已使一無散失後人自可卽詩以考其生平惜乎遺落過半韓昌黎所謂平生千萬篇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泰山一毫芒此在唐時已然矣幸北宋諸公搜羅掇拾彙爲全編呂汲公因之作年譜略次第其出處之歲月頗得大概黃鶴魯豈之徒乃又爲之年經月緯一若親從少陵遊歷者則未免穿鑿附會宜常熟本之笑其愚也然常熟本開卷

卽以贈韋左丞爲第一首謂此首布置最得正體前賢  
皆錄爲壓卷云然此詩乃詣京師考試報罷將出都之  
作則天寶六七載事也王洙本則以遊龍門奉先寺爲  
首龍門在河南公遊東都在開元之末則此詩自在前  
然公先在其父閑兗州官舍有登兗州城樓詩云東郡  
趨庭日則又在遊東都之前自應列在卷首而以望嶽  
遊南池宴歷亭諸詩次之今王洙本亦仍在奉先寺後  
又前出塞爲秦隴兵赴交河而作尙是開元中事後出  
塞爲東都兵赴薊門而作末章明言安祿山將反先脫  
身逃歸則是天寶十四載之事此當在首卷兵車行之  
後而王洙本及常熟本皆入秦州詩內謂在秦州時追

述者此有何據耶皆編次之誤也

宋子京唐書杜甫傳贊謂其詩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人而有之大概就其氣體而言此外如荆公東坡山谷等各就一首一句嘆以爲不可及皆未說著少陵之真本領也其真本領仍在少陵詩中語不驚人死不休一句蓋其思力沉厚他人不過說到七八分者少陵必說到十分甚至有十二三分者其筆力之豪勁又足以副其才思之所至故深入無淺語微之謂其薄風雅該沈宋奪蘇李吞曹劉掩顏謝綜徐庾足見其牢籠萬有秦少游并謂其不集諸家之長亦不能如此則似少陵專以學力集諸家之大成明李崧峒諸人遂謂李太白

全乎天才杜子美全乎學力此真耳食之論也思力所到卽其才分所到有不如是則不快者此非性靈中本有是分際而盡其量乎出於性靈所固有而謂其全以學力勝乎今姑摘數條於此有沉著至十分者有奇險至十二三分者略爲舉隅學者可類推矣

一題必盡題中之義沉著至十分者如房兵曹胡馬旣言竹披雙耳風入四蹄矣下又云所向無空濶真堪托死生聽訢十一彈琴詩旣云應手鍾鉤清心聽鏘矣下又云微穿溟滓飛動摧霹靂以至稱李白詩筆落驚風雨成汧鬼神稱高岑二公詩意慨闢飛動篇終接混茫杜牧詩河源倒流三峽水筆陣獨掃千人軍

慈恩寺塏云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赴奉先縣云朱  
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北征云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  
骨述懷云摧頽蒼松根地冷骨未朽此皆題中應有之  
義他人說不到而少陵獨到者也

有題中未必有此義而冥心刻骨奇險至十二三分者  
如望嶽之盪胸生層雲決背入歸鳥登慈恩寺塏之七  
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三水觀漲之聲吹鬼神下勢閱  
人代速送韋諝事之鳥驚出死樹龍怒拔老湫劉少府  
畫山水幃之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元氣  
淋漓幃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韋偃畫松之白摧朽骨  
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鐵堂峽之徑摩蒼穹蟠石與



厚地裂木皮嶺之仰干塞大明俯入裂厚坤桃竹杖之路幽必爲鬼神奪拔劍或與蛟龍爭登白帝城樓之扶桑西枝封斷石弱水東影隨長流扶桑在東而曰西枝弱水在西而曰東影正極言其地之高所眺之遠皆題中本無此義而竭意摹寫寧過無不及遂成此意外奇險之句所謂十二三分者也至於尋常寫景不必有意驚人而體貼入微亦復人不能到如東坡所賞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等句若不甚經意而已十分圓足益可見其才力之獨至也

自初唐沈宋諸人創爲律體於是五字七字中爭爲雄麗之語及盛唐而益出如賈至早朝大明宮之作少陵

王維

參等皆有和詩詩中皆有傑句是也杜詩五律

究以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一聯爲最東西數千里  
上下數百年盡納入兩個虛字中此何等神力其次則  
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亦有氣勢至岳陽樓之吳楚  
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古今無不推爲絕唱然春秋時洞  
庭左右皆楚地無吳地也若以孫吳與蜀分湘水爲界  
則當云吳蜀東南坼且以天下地勢而論洞庭尚在西  
南亦難指爲東南少陵從蜀東下但覺其在東南故耳  
又七律中五 蛟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錦江春  
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亦是絕唱然換卻三峽錦  
江玉壘等字何地不可移用則此數聯亦不無可議祇

以此等氣魄從前未有獨創自少陵故羣相尊奉爲劈  
山開道之始祖而無異詞耳自後亦竟莫有能嗣響者  
東坡舉歐陽公蒼波萬古流不極白鳥雙飛意自閒萬  
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及坡自作令嚴鐘鼓  
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烟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  
甘泉宮謂可以繼之然聲調已稍減元公月夜登樓一  
聯大地山河微有影九天風露寂無聲近時朱竹垞絕  
頂蛟龍晴有氣虛堂神鬼晝無聲似較勝宋人也鄙作  
觀西廡烟火云九邊塵靜平安火上苑春頃刻花亦  
頗近之他如滇南從軍云一軍皆甲晨聽令萬馬無聲  
夜踏邊宿馬山祥符寺云半夜月明鴉鵲驚九霄風急

斗星搖似亦有力然不能切定何地若切定地里又能  
聲出金石則惟陳恭尹廣州鎮海樓一聯五嶺北來山  
到地九州南盡水連天雖少陵亦當視爲畏友也

杜詩又有獨擬句法爲前人所無者如何將軍園之綠  
垂風折笋紅綻雨肥梅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沈槍寄賈  
嚴二閣老之翠乾危棧竹紅膩小湖蓮江閣之野流行  
地日江入度山雲南楚之無名江上草隨意嶺頭雲新  
晴之碧知湖外草晴見海東雲秋興之香稻啄餘鰲鷗  
粒碧梧棲老鳳凰枝古詩內亦有創句者如宿贊公房  
之明燃林中薪暗汲石底井白縣高齋之上有無心雲  
下有欲落石鄭典設白施州歸之攀緣懸根本登頓入

矢石闖山歌之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將崩未崩石以  
及石龕之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  
獫狁皆足創體至如杜鵑行之西川有杜鵑東川無  
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此究是題下註語而論  
者引樂府魚戲荷葉南魚戲荷葉北以爲杜詩所仿則  
又信杜太過矣試思西川四句與全首詩中意有何關  
涉耶

李杜詩垂名千古至今無人不知然當其時則未也惟  
少陵則及身預知之其贈王維不過曰中允聲名久贈  
高適不過曰美名人不及而已獨至李白則云千秋萬  
歲名寂寞身後事其自負亦云丈夫垂名動萬年記憶

細故非高賢似已預識二人之必傳千秋萬歲者贈鄭  
虔雖亦有名垂萬古知何用之句然猶是泛論也此外  
更無有許以不朽者蓋其探源汴流自風騷以及漢魏  
六朝諸才人無不悉其才力而默相比較自覺己與白  
之才實屬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是以一語吐露而不以  
爲嫌所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也按是時青蓮及  
身才名本已震爆一世李陽冰序謂其詩一出今古文  
集過而不行則名滿天下可知而少陵雖流離困阨中  
名亦與之相埒元微之序所謂時人稱爲李杜者也同  
時己有任華者推奉二公特作兩長篇一寄李一寄杜  
而不及他人是可見二公之同時齊名矣其後韓昌黎

亦李杜並尊調張籍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石鼓歌云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其奈石鼓何醉畱東野云昔年曾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酬盧雲夫云遠追甫白感至誠感春詩云近憐李杜無檢束爛熳長醉多文詞是其於二公固未嘗稍有軒輊至元白漸申杜而抑李微之序杜集云是時李白亦以能詩名然至於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少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窺其藩籬况堂奧乎香山亦云李白詩才矣奇矣然不如杜詩可傳者千餘首貫穿今古覩縷格律盡善盡工又過於李焉自此以後北宋諸公皆奉杜爲正宗而杜之名

遂獨有千古然杜雖獨有千古而李之名終不因此稍減讀者但覺杜可學而李不敢學則天才不可及也黃山谷謂少陵夔州以後詩不煩繩削而自合此蓋因集中有老去漸於詩律細一語而妄以爲愈老愈工也今觀夔州後詩惟秋興八首及詠懷古跡五首細意熨貼一唱三嘆意味悠長其他則意興衰颯筆亦枯率無復舊時豪邁沈雄之概入湖南後除岳陽樓一首外并少完璧卽岳麓道林詩爲當時所推者究亦不免粗莽其他則拙澁者十之七八矣朱子嘗云魯直與一時有所見創爲此論今人見魯直說好便都說好矮人看場耳斯實杜詩定評也



集中咏杜鵑共有三首其編在入蜀後者王洙及常熟本皆以爲感明皇被李輔國遷居西內而作其曰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末云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羣臣趨固似爲明皇而發而夔州以後又有杜鵑二首亦道其前爲帝王死後魂化爲鳥生于不自哺寄百鳥巢百鳥猶爲哺之而嘆其昔年曾居深宮嬪嬙左右如花之紅與前一首同一意也此已在大歷年間明皇崩已久豈又爲之寄慨耶說詩者未可逞己意而好爲議論也

入哀詩中張曲江一首但言其立朝孤介及出鎮荊州以後專以風雅爲後進領袖而不及其他按朝野僉載

曲江先論安祿山有反相因其詩奚契丹兵敗張守珪  
執送京師曲江卽判曰穰苴出師先誅莊賈孫武習戰  
猶戮宮嬪守珪法行於軍祿山不宜免死帝特謂曲江  
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故事而害忠良遂特赦之其後  
帝在蜀思曲江之先見遣使祭之於韶州是曲江生平  
此一事最關國事之大乃杜詩中絕無一字及之卽新  
舊唐書曲江本傳及守珪祿山傳亦不載豈出於傳聞  
而非實事耶然劉禹錫疏有云罪謫官員雖量移不得  
與內地此例自九齡建議故雖有識祿山必反之先見  
而終身無子云禹錫距天寶不甚相遠且形之章疏則  
此事又人所共見聞而非鑿空撰出者不知杜詩中何

以遺之而新舊兩書亦不說及也

資治通鑑補載明  
皇建人祭曲江事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此語本有所自孟子狗彘食  
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史記平原君傳君  
之後宮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衣褐不完糟糠不饜  
淮南子貧民糟糠不接於口而虎狼饕餮百姓短褐  
不完而宮室衣錦繡此皆古人久已說過而一入少陵  
手便覺驚心動竄似從古未經人道者

書生窮眼偶值聲伎之宴輒不禁見之吟詠而力爲鋪  
張杜集中如陪諸公子丈人溝納涼則云公子調冰水  
佳人雪藕絲陪李梓州泛江有伎樂則戲爲豔曲云江  
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陪王侍御宴通泉攜酒泛江有

伎則云復攜美人登彩舟笛聲憤怒哀中流戎州宴楊  
使君東樓則云座從歌伎密樂任主人爲江上獨步尋  
花至黃四娘家則云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  
低皆不免有過望之喜而其詩究亦不工如陪李梓州  
豔曲云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固已毫無醞藉戲惱  
郝使君云願攜王趙兩紅顏再騁肌膚如素練則更惡  
俗殺風景矣

古人流寓往往先營居室杜詩云杜曲幸有桑麻田又  
寄河南韋尹一首自注甫有故廬在偃師公頻有訪問  
云是杜曲偃師皆有少陵田宅不知何以寄妻子於鄜  
州蓋因祿山之亂河南長安所在被兵故耳因妻子在

廊而托贊上人爲覓栖止之所先擇東柯谷次及西枝  
村卒結茅於同谷未幾入蜀結廬於浣花江上其後入  
巫峽又有前江後山根之居已而巫峽敝廬贈崔侍御  
而至夔州先寓西閣旋卜居赤甲又遷灩西再遷東屯  
此數年中謀辛秀伐木遣信行修水筒催宗文樹雞柵  
使獠奴阿段尋水源使張望補稻畦水其辛勤較成都  
十倍矣後將出峽則以果園四十畝贈南卿兄而去以  
後流落湖湘并無突黔之地矣後來東坡亦畧似之黃  
州則有臨臯亭雪堂之居惠州則有白鶴觀之居儋州  
則又結茅與黎人雜居亦隨地營宅然坡以遷謫難必  
歸期故然少陵則僦師杜曲尚有家可歸且身是郎官

赴京尚可補選乃不作歸計處處卜居想以攜家不能  
遠涉之故甚矣妻子之累人也

古人作畫多在素壁少陵題元武禪師屋壁所謂何年  
顧虎頭滿壁畫滄洲是也又有題元玄皇帝廟吳道子  
所畫五聖像云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通泉觀薛少  
保畫壁縣署後壁亦有薛少保畫鶴韋偃亦爲少陵寓  
齋畫馬於壁少陵皆有詩可考也至如劉少府畫山水  
幃及贈韋偃詩我有一匹好東絹請君放筆爲直幹則  
縑素矣

按顧語陽秋沙州龍興寺吳道子畫一壁作維摩不殊玄殊來問一壁

作太子遊四門釋迦降魔又張彥遠名畫記西京唐安寺菩提院凡壁

降魔變相道子畫也東齊記亦載獨有大慈寺壁畫明皇按樂十有圖東坡詩王

維嵩亦云今觀此壁畫又詩云應似畫師吳道子高堂巨壁寫降魔是皆壁畫故

事故翁有嘉祐寺觀

壁間文與可墨竹詩

十一

宋子京修唐書好取材於小說杜甫傳云甫嘗醉登巖武之牀呼其父字武欲殺之冠鉤於簾者三其母救之乃止劉後村據杜哭巖僕射歸櫬及八哀詩中有武一首諸將詩中亦有正憶往時巖僕射一首謂杜巖二公交情如此豈有欲殺之理此固確論也然杜在巖幕亦實有不得意之處如立秋日院中有作云窮途愧知己暮齒借前籌已費清晨謁那成長者謀到村云暫酬知己分還入故林棲遣悶呈鄭公云曉入朱扉啟昏歸盡角終不成尋別業未敢息微躬池上晚眺云何補參軍乏歡娛到薄躬宿府云已忍伶僂十年事強移栖息一枝安投院內諸公云白頭過幕府深覺負平生又去矣

行一首云野人曠蕩無覩顏豈可久在王侯間則明明  
有逝將去汝之嘆蓋二公少時本以文字及戚誼深相  
交契武初鎮蜀杜來依之彼此以故人相接歡然無間  
及再鎮蜀表杜爲工部員外郎參謀幕府則已爲其屬  
官武氣岸自負房琯以故相爲其屬州刺史卽以屬禮  
待之想其於杜亦不復能如前此之濶畧禮節而杜猶  
以故人自待不免稍有取嫌之處觀杜卻還張舍人織  
成褥段云嘆息當路子干戈尚縱橫掌握有權柄衣馬  
自肥輕李鼎死岐陽實以驕貴盈來瑱賜自盡氣豪直  
阻兵杜區區一幕僚何必引節鎮大官自戒此蓋借以  
諷武之驕恣而杜之鬱鬱不得意亦可想見於言外矣



且旣爲幕僚其同官中必有相嫉妬者杜呈嚴詩云束縛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周防期稍稍大簡遂恩恩所謂周防者非有所猜疑乎又莫相疑一首云晚將末契托年少當面輸心背而笑寄語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是必同官中有間之於武者纖微芥蒂固所不免也至於武死而哭其歸櫬追憶交舊而列武於八哀詩中則以生平交契之深受惠之厚固莫如武而從前一時小小嫌疑自不復介懷讀詩者專信宋子京固非專信劉後村謂二公始終無纖毫間隙亦不必也

士當窮困時急於求進干謁貴人固所不免如李白上韓荊州書韓退之上宰相書皆是也杜集如贈汝陽王

及韋左丞詩因其有知己之雅故作詩投贈自無可議  
至其贈翰林張垧云倘憶山陽笛悲歌在一聽上韋左  
相見素云爲公歌此曲涕淚在衣襟贈田舍人云揚雄  
更有河東賦惟待吹噓送上天送田九判官云麾下賴  
君才竝入獨能無意向漁樵贈沈八丈云徒懷貢公喜  
颯颯鬢毛蒼幾於無處不乞援然張垧等猶皆同氣類  
之人也鮮于仲通則楊國忠之黨竝非儒臣而贈詩云  
有儒愁餓死早晚報平津哥舒翰武夫也高適爲其掌  
書記杜送高詩請君問主將安用窮荒爲是固已薄翰  
之貪功邀寵矣而贈翰詩則又諛之以開府當朝傑論  
兵邁古風末又云防身一長劍將欲倚崆峒若不勝其

乞哀者可知貧賤時自立之難也

詩人之窮莫窮於少陵當其遊吳越遊齊趙少年快意  
裘馬清狂固尚未困阨天寶六載召試至長安報罷之  
後則日益饑窘觀其詩可知也雨過蘇端端爲具酒則  
云濁醪必在眼盡醉抒懷抱晦日尋崔戢李封則云晚  
定崔李交會心真罕儔每過得酒傾二宅可淹留病後  
過王倚畱飲則云惟生哀我未平復爲我力致美肴膳  
而所食者不過香粳冬菹土酥豕肉而已鄭重感謝謂  
主人情味晚誰似令我手腳輕欲旋程錄事還鄉攜酒  
饌來就別則云內愧不突黔庶羞以酬給素絲挈長魚  
碧酒隨玉粒亦不過魚酒稻米也與妻子徒步至彭衙

有孫宰畱宿具飯則云誓將與夫子永結爲弟昆甚至  
向姪佐索米則云已應春得細正想滑流匙又云甚聞  
霜薤白重惠意如何則并乞及葱薤矣在同谷親拾橡  
栗至刷黃精不獲而歸對兒女長嘆其景況可想也惟  
入蜀以後前後在浣花草堂一二年稍免饑寒崔明府  
見訪嚴鄭公出郊尚能畱飲夔州以後又生事不給王  
十五閣前會則云病身虛俊味何幸飮兒童孟倉曹餽  
酒醬二物則有詩誌惠甚至閤官送菜而嘆其以苦薤  
馬齒掩乎嘉蔬迨至湖南則更流徙丐貸朝不謀夕遂  
以牛肉白酒一醉飽而歿天以千秋萬歲名榮之於身  
後而斗粟尺縑偏靳之於生前此理真不可解也或謂

詩必窮而後工此亦不然觀集中重經昭陵高都護驄馬劉少府山水幃天育驃騎玉華宮九成宮曹霸丹青韋偃雙松諸傑作皆在不甚饑窘時氣壯力厚有此巨觀則又未必真以窮而後工也

杜詩蹉跎金蝦蟆出見蓋有由至尊顧而笑王母不肯收按唐人陸勲集異志高宗患頭風其能療有宮人陳姓者世業其術帝令其合藥方置藥爐忽一蝦蟆躍出色如黃金背有朱書武字帝命放於苑池集異志本小說家而少陵用之想是實事可見唐人小說非盡無稽後來東坡亦用徐佐卿等事蓋少陵開其先矣

甌北詩話卷三

陽湖 趙翼 雲松

韓昌黎詩

韓昌黎生平所心摹力追者惟李杜二公顧李杜之前  
未有李杜故二公才氣橫恣各開生面遂獨有千古至  
昌黎時李杜已在前縱極力變化終不能再闢一徑惟  
少陵奇險處尚有可推擴故一眼覷定欲從此闢山開  
道自成一家此昌黎注意所在也然奇險處亦自有得  
失蓋少陵才思所到偶然得之而昌黎則專以此求勝  
故時見斧鑿痕迹有心與無心異也其實昌黎自有本  
色仍在文從字順中自然雄厚博大不可捉摸不專以

奇險見長恐昌黎亦不自知後人平心讀之自見若徒以奇險求昌黎轉失之矣

遊韓門者張籍李翱皇甫湜賈島侯喜劉師命張徹張署等昌黎皆以後輩待之盧仝崔立之雖屬平交昌黎亦不甚推重所心折者惟孟東野一人薦之於鄭餘慶則歷敘漢魏以來詩人至唐之陳子昂李白杜甫而其下卽云有窮者孟郊受才實雄驚固已推爲李杜後一人其贈東野詩云昔年曾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吾與東野生並世如何復躡二子蹤我願化爲雲東野化爲龍是又以李杜自相期許其心折東野可謂至矣蓋昌黎本好爲奇崛喬皇而東野盤空硬語妥帖

排界趣尚畧同才力又相等一旦相遇遂不覺膠之於漆相得無間宜其傾倒之至也今觀諸聯句詩凡昌黎與東野聯句必字字爭勝不肯稍讓與他人聯句則平易近人可知昌黎之於東野實有資其相長之功宋人疑聯句詩多係韓改孟黃山谷則謂韓何能改孟乃孟改韓耳此語雖未免過當要之二人工力悉敵實未易優劣昌黎作雙鳥詩喻已與東野一鳴而萬物皆不敢出聲東野詩亦云詩骨聳東野詩濤湧退之居然旗鼓相當不復謙讓至今果韓孟竝稱蓋二人各自付其才分所至而預定聲價矣

東坡讀孟郊詩則云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又似煮彭蠡竟日嚼空齏要當關僧清未足當

韓象元遺山論詩絕句云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因江山萬古湖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亦抑孟而伸韓



盤空硬語須有精思結撰若徒撻奇字詰曲其詞務  
爲不可讀以駭人耳目此非真警策也昌黎詩如題炭  
谷湫云巨靈高其捧保此一掬怪謂湫不在平地而在  
山上也吁無吹毛刃血此牛蹄股謂時俗祭賽此湫龍  
神而已未具牲牢也送無木師云鯢鵬相摩宰兩舉快  
一噉形容其詩力之豪健也月蝕詩帝箸下腹嘗其饈  
謂烹此食月之蝦蟇以享天帝也思語俱奇真未經人  
道至如苦寒行云啾啾聽聞雀所願晷刻淹不如彈射  
死卻得親魚燂謂雀受凍難堪翻願就魚炙之熱也竹  
簟云倒身甘寢百疾愈卻願天日恒炎曦謂因竹簟可  
愛轉願天不退暑而長臥此也此已不免過火然思力

所至寧過毋不及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也至如南  
山詩之突起莫間筵詆訐陷乾寶仰喜呀不仆堪塞生  
恂慈達枿壯復奏和鄭相樊員外詩之稟生有勦剛烹  
幹力健偏屈判錯袞黻呀豁疾摺掘征蜀詩之剗膚浹  
痍瘡敗面碎剗剗岩釣蹕狙猿水漉雜鱸鰓投奔闕碎  
鑿填墮鐵傭脩蕪堞燭歆熅抉門呀拘閤踰梁排郁縮  
闔竇楔窟窺陸渾山火之監池波風肉陵屯電光礮礮  
頰目暖此等詞句徒孳牙輜舌而實無意義未免英雄  
欺人耳其實石鼓歌等傑作何嘗有一語奧澁而磊落  
豪橫自然挫籠萬有又如喜雪獻裴尚書咏月和崔舍  
人以及叉魚咏雪等詩更復措思極細遣詞極工雖工

於試帖者亦遜其穩麗此則大才無所不辦并以見詩之工固在此不在彼也

昌黎古詩用韻有通用數韻者有專用一韻者六一詩話謂其得韻寬則泛入旁韻乍還乍離出入回合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得韻窄則不復旁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譬如善馭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騁惟意所之至於蟻封水曲又疾徐中節不少蹉跌此天下之至工也今按此日足可惜一首通用東冬江陽庚青六韻此外如元和聖德詩通用諱麋馬有得五韻孟東野失子詩通用先寒刪真支元六韻餘可類推其用窄韻亦不止病中贈張十八

一首如陪杜侍御遊湘西兩寺一首又會合聯句三十一  
四韻洪容齋謂除蠓蝨二字韻畧未收餘皆不出二腫  
之內今按蠓蝨二字唐韻本收在二腫則皆本韻也

聯句詩王伯大以爲古無此體實創自昌黎沈括則謂  
虞廷賡歌漢武柏梁已肇其端晉賈充與妻李氏遂有

連句

六朝以前謂之連句見梁書及南史

其後陶謝諸公亦偶一爲之何遜集

中最多然皆寥寥短篇且文義不相連屬仍是各人之  
製而已是古來原有此體特長篇則始自昌黎耳今觀  
韓集中會合聯句則昌黎及孟郊張籍張徹四人所作  
石鼎聯句則軒轅彌明侯喜劉師命所作獨無昌黎名  
或謂彌明卽昌黎托名也鄆城夜會聯句則昌黎與李

正封所作其他如同宿一首納涼一首秋雨一首雨中  
寄孟幾道一首征蜀一首城南一首遠遊一首鬪雞一  
首皆韓孟二人所作大概韓孟俱好奇故兩人如出一  
手其他則險易不同然卽二人聯句中亦自有利鈍惟  
鬪雞一首通篇警策遠遊一首亦尚不至散漫征蜀一  
首至一千餘字已覺太冗而段落尚覺分明至城南一  
首則一千五六百字自古聯句未有如此之冗者以城  
南爲題景物繁富本易填寫則必逐段勾勒清楚方醒  
眉目乃游覽郊墟憑弔閭宅侈都會之壯麗寫人物之  
殷阜入林麓而思遊獵之娛過郊壇而述禋祀之肅層  
疊鋪敘段落不分則雖更增千百字亦非難事何必以

多爲貴哉近時朱竹垞查初白有水碓及觀造竹紙聯句層次清澈而體物之工抒詞之雅絲絲入扣幾無一字虛設恐韓孟復生亦嘆以爲不及也

目沈宋創爲律詩後詩格已無不備至昌黎又斬新開闢務爲前人所未有如南山詩內鋪列春夏秋冬四時之景月蝕詩內鋪列東西南北四方之神譴瘧鬼詩內歷數醫師灸師詛師符師是也又如南山詩連用數十或字雙鳥詩連用不停兩鳥鳴四句雜詩四首內一首連用五鳴字贈別元十八詩連用四何字皆有意出奇另增一格答張徹五律一首自起至結句句對偶又全用拘體轉覺生峭此則創體之最佳者

昌黎不但創格又創句法路傍堠云千以高山遮萬以  
遠水隔此創句之佳者凡七言多上四字相連而下三  
字足之乃送區宏云落以斧引以纒徽又云子去矣時  
若發機陸渾山火云溺厥邑囚之崑崙則上三字相連  
而下以四字足之自亦奇闊然終不可讀故集中只此  
數句以後亦莫有人仿之也

元和聖德詩敘劉闢被擒舉家就戮情景最慘曰解脫  
纜索夾以砧斧婉婉弱子赤立偏僂牽頭曳足先斷腰  
脅次及其徒體骸撐拄末乃取闢駭汗如寫揮刀紛紜  
爭利膾脯蘇轍謂其少醞藉殊失雅頌之體張棣則謂  
正欲使各藩鎮聞之畏懼不敢爲逆二說皆非也才人

難得此等題以發抒筆力既已遇之肯不盡力摹寫以暢其才思耶此詩正爲此數語而作也

南山詩古今推爲傑作潛溪詩話記孫莘老謂北征不如南山王平甫則謂南山不如北征各不相下時黃山谷年尚少適在座曰若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與國風雅頌相表裏則北征不可無南山雖不作可也其論遂定云此固持平之論究之山谷所謂工巧亦未必然凡詩必須切定題位方爲合作此詩不過鋪排山勢及景物之繁富而以險韻出之層疊不窮覺其氣力雄厚耳世間各山甚多詩中所咏何處不可移用而必於南山耶而謂之工巧耶則與北征固不可



同年語也

昌黎詩亦有晦澁俚俗不可爲法者苟藥歌云翠莖紅  
葉天力與此恩不屬黃鍾家所謂黃鍾家果何指耶答  
孟郊云弱拒喜張臂猛拏閒縮爪見倒誰肯扶從與我  
須敲則竟寫揮拳相打矣未免太俗

昌黎詩中律詩最少五律尚有長篇及與同人唱和之  
作七律則全集僅十二首蓋才力雄厚惟古詩足以恣  
其馳驟一束於格式聲病卽難展其所長故不肯多作  
然律中如咏月咏雪諸詩極體物之工措詞之雅七律  
更無一不完善穩妥與古詩之奇崛判若兩手則又其  
隨物賦形不拘一格之能事

昌黎以主持風雅爲己任故調護氣類宏獎後進往往  
不遺餘力如薦孟郊於鄭相薦侯喜於盧郎中可類推  
也其於友誼亦最篤先與柳宗元劉禹錫交好及自監  
察御史貶陽山令實以上疏言事柳劉洩之於王伾王  
叔文等故有此遷謫然其赴江陵詩云同官盡才俊偏  
善柳與劉或慮言語泄傳之落冤讐二子不宜爾將疑  
斷還不是猶隱約其詞而不忍斥言及柳劉得罪南竄  
昌黎憂其水土惡劣作永貞行云吾嘗同僚情豈勝具  
書所見非妄徵則更惓惓於舊日交情無幸災樂禍之  
語迨昌黎貶潮州柳尚在柳州昌黎贈元協律詩謂吾  
友柳子厚其人藝且賢且有答柳州食蝦蟇等詩旣死

猶爲之作羅池廟碑是昌黎與宗元始終無嫌隙亦可  
見其篤於故舊矣

昌黎以道自任因孟子距楊墨故終身亦闢佛老其於  
世之求仙者固謂吾寧屈曲在世間安能從汝巢神山  
矣諫佛骨表尤見生平定力然平日所往來又多二  
氏之人如送張道士有詩送惠師靈師澄觀文暢大顛  
皆有詩文或疑其交遊無檢與平日持論互異不知昌  
黎正欲借此以暢其議論如謝自然白日昇天則嘆其  
爲妖魅所惑化爲異物華山女說法動人則譏其煽誘  
少年爭來聽講於澄觀則欲收斂加冠巾於惠師則云  
吾疾游惰者憐子愚且淳於靈師亦云方將歛之道且

欲冠其顛於文暢則草序排訐惟於大顛無貶詞則以其頗聰明識道理於張道士亦無貶詞則以其上書言事不用而歸因異乎尋常黃冠者流也賈島本爲僧名無本因昌黎言且棄僧服而舉進士然則與二氏之入往來亦復何害并非以空谷寂寥見似人者而喜也

示兒詩自言辛勤三十年始有此屋而備述屋宇之壇爽妻受誥封所往還無非公卿大夫以誘其勤學此已屬小見符讀書城南一首亦以兩家生子提孩時朝夕相同無甚差等及長而一龍一豬或爲公相勢位赫奕或爲馬卒日受鞭笞皆出學與不學之故此亦徒以利祿誘子宜宋人之議其後也不知舍利祿而專言品行

此宋以後道學諸儒之論宋以前固無此說也觀顏氏  
家訓柳氏家訓亦何嘗不以榮辱爲勸誠耶